

南召县城两次解放

田泽霖

1947年10月中旬，我解放大军陈赓兵团，突然渡河南下，并向豫西挺进的消息传来，南召县城顿时陷于慌乱状态。本来国民党平日的反动宣传，人心早已惶惑不安，加上国民党政府，又肆无忌惮地向百姓征税派款，抓丁要伕，全力以赴地修寨挖工事，妄图对抗我军，作垂死的挣扎。使广大贫苦农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生活更是苦不堪言。当时我在南召县立师范任职教务主任，校中不少学生也为此辍学回家。各行各业，无不沉溺于垂暮凋零之中。

随着形势，日趋紧张。我英勇解放军已胜利南下，势如破竹，所向披靡，一个喜讯紧接一个喜讯。芦氏解放了，郑县解放了，鲁山解放了。越传越近，越传越紧。11月3日上午接着传来，县城北/襄河和铁牛庙等地，已发现了人民解放军活动。国民党政府闻讯丧胆，手脚忙乱，不知所措。这时，县城又没驻国民党正规军队，只是一些县自卫队和抽调各乡的联防队扼守，在街道加岗戒严，其空虚之势，是值不得一击的。据八十八岁高龄的胡耀峰先生回忆说，他当时任县政府指导员，就在当天下午，他曾去见县长张梦华时，他一人坐在县长办公室里，踱来踱去，胡请示他：情况紧怎么办？他硬着头皮，强装镇静回答：来了坚决打。其实答话时，桌上的电话铃已在不停地响着，他已无心去接。此时院里早已拴着备好的五匹马。看来，张县长是胸有成竹早已做

好了逃跑准备。事后，听说他是改了名，化装后跑出去的，后来在广东省一个码头上被俘。

在当天傍晚时，我解放军从东北方向来，兵分两路把县城迂回包围了。这时，偶而也听到城外响一、两下零星枪声。将近半夜，大约一时左右，轰隆一声巨响，东关火神阁炮楼首先被我军炸毁。瞬时，火光冲天，硝烟弥漫，我解放军英勇将士，冒火乘胜涌进东关，高喊：缴枪不杀！要时间我军有些已逼近城墙附近。原有城墙上防守的自卫队、联防队，闻声后早已四下奔命。及我军进县城时，守敌已空无一人。事后得知，我解放军事先在城外早有周密布置，仅留城南方一逃跑道路，所以守敌跑出城外后，大多数人仍缴枪被俘。也有少数人未跑及，就脱去军服，躲藏在群众家里。县警察局局长郭裕前就是在当晚未跑及，偷偷藏在群众一家院子里蹲一夜，第二天化装谎称自己是群众，家中有紧急病人，出城去买药，才脱身跑掉。此事至今，仍被群众传为趣闻。11月4日凌晨，南召县城尚笼罩在阴云密布、漆黑的夜色之中，一时，已被我解放大军胜利的解放了。

天刚麻麻亮，人民已怀着无限喜悦的心情，伴随着和煦的阳光，迎来了人民政权的建立。这是有史以来南召人民第一次真正当家作主人。特别是贫下中农情绪高昂，早日参加南召地下党的同志，也挺身而出，在中国共产党和南召县人民政府的直接领导下，积极发动群众，成立农民协会，组织地方人民武装，为建设新区，巩固人民政权，向地霸反动势力展开了激烈斗争。解放军已撤离县城，重新执行新的任务。

当时南阳专署尚未解放，所以南召县有不少地霸分子率

领一些反动武装，和少数外逃人员，仍在南阳县以北地 带 窜 扰。县长张梦华逃跑后，南召县长还是空缺，这也曾引起一些人为之垂涎。11月17日忽然传来消息，南阳专署参谋主任宋可遵（南召韦湾人），受命代理南召县长，现正在南阳网罗人枪，组织还乡团，准备来南召走马上任。

这次他们是错误估计了形势，见匪军整三师李铁军部，刚从南召顺利经过，通行无阻。却以为时机到来，乘机有恃无恐地过一过县太爷的梦瘾。事实是李铁军部已被我军用牵牛战术，有计划引诱，拖垮他们，以便待机歼灭。果然，宋可遵等人真的送鱼上钩，于20日晨宋亲自带还乡团和保安团一个中队（中队长马中甲，南河店人）离宛来召。但他们毕竟是一群惊弓之鸟，不敢长驱直入，当晚，宿于中途皇路店。于21日上午始进入南召县城。进城后，仍心惊胆战，就驻城内东南角南堂维新镇公所，观察动静。当知道城内外确无解放军，群众出入自由时，胆子才大起来。下午又陆续通知来了两个乡的联防队，约有一百余人。宋又一面派人纠集原县政府逃散的残兵败将，并抓了已分到胜利果实的一些群众进行拷问威吓，一面去打扫县政府旧院落，大有重整旗鼓，妄图负隅顽抗的架势，岂知好梦不长，就在当晚我军又兵临城下，神不知鬼不觉地包围了县城。将近半夜时间，发起总攻。只听霹雳般地轰鸣，东城门楼先被我军摧毁，两扇城门腾空飞起，门楼也变成一堆碎砖瓦砾。随宋人员本是乌合之众，听见炮响，早就魂飞魄散，一个个乖乖地缴枪被俘。据一个被俘人员谈，县长宋可遵听见响声后，当时就吓瘫倒地，幸被护兵搀扶着，化装从城东南角奎星楼底下一条水道逃走。正所谓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

这是一切反动派的必然逻辑。宋可遵等人是反动派，自然也逃不出这个必然逻辑。

此后，豫西解放地区迅速扩大，人民政权也逐渐巩固。群众发动起来了，人民有了自己的武装，南召县人民政府办事机构也日臻健全。县政府曾一度迁至云阳西凌楼村，最后又迁至李青店（今城关镇）为后来进行土地改革，剿匪反霸，镇压反革命，支援大军过江解放全中国，奠定了牢固的根基。

以上情况是云阳解放时几位老同志的忆述，根据有关资料整理写出。有不足之处，尚望知情者予以指正补充。

1985年5月20日

（作者田泽霖同志系离休干部）

回忆高嘴坡战斗

于 川

我曾在刘邓大军二纵队六旅十六团一营担任营部书记。在1948年的7月中旬，我们二纵队在南召县刘村镇高嘴坡与国民党驻南阳第九师张桐森旅激战，将敌全歼。

1948年2月上旬，我们二纵队完成了党中央部署的战略性行军任务，将战场引到了敌战区，并顺利的从大别山转移出来。我们人未下鞍，马不停蹄，发扬我军特有的英勇顽强、连续作战的作风，又配合友邻部队胜利结束了豫东战役、襄樊战役和南阳县以东的马疗营战斗。

7月中旬，马疗营战斗胜利结束以后，根据上级的指示，我们部队到方城、南阳县之间的大宋庄、赵河一带休整，刚到宿营地住一夜，就接到上级的紧急命令，让部队一律轻装，立即出发，有特殊任务。出发前首长说，驻在南阳城的敌第九师七十六旅，将我们方城拐河的后方物资抢去，并袭击了住拐河的后方人员，带着抢来的物资准备逃回南阳，现正在南召县刘村镇南的高嘴坡下吃饭休息。我们十六团迅速行动，急行军赶到了刘村镇高嘴坡附近。

到目的地后，纵队与旅首长决定，首先将高嘴坡的敌人吃掉。我们十六团接受了对高嘴坡的攻坚任务，团部又将主攻任务交给我们一营。营长、教导员主持召开了排以上的营委扩大会，进行战前传达和布置。随即又在村外树林内召开

全营指战员动员大会，营长向全营指战员传达了这次主攻高嘴坡的光荣任务。全体指战员听后，顿时摩拳擦掌，一致表示坚决完成任务，誓将守敌消灭在高嘴坡上。战斗前，各连参加战斗的指战员，人人都写了决心书。有的人将自己的少数零钱（中州票）、钢笔等物交给组织，在决心书上写明，如果在战斗中牺牲了，就把它作为党费。不是党员的同志在决心书上写着，我要是在这次战斗中牺牲了，要求组织追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他们向党表示决心：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做到冲锋在前，一切行动听指挥。全营将战前一切工作准备好了，团长向茂森，政委胡永昌下达了攻击命令。先用团部“八二”迫击炮猛轰敌阵地，十发，二十发，三十发……，象雨点似的炮弹，在敌人阵地上开了花。营机枪连重机枪的火舌，猛烈地射向敌阵地，特别是一班长王玉西同志用的那挺“九二”式重机枪哒哒哒的向敌人扫射，压住了敌人的火力。这时在统一的号令下，营长黄庆昌，付营长盖新宇、教导员崔炳更，带领三个步枪连分头从正面向敌人阵地冲击。因敌人也是一个营的兵力，居高临下，占据有利地形，易守难攻，再加上敌人武器是美式装备，而我们当时用的步枪，第一次攻坚失利。一连长耿安祯同志牺牲在敌人阵地前沿，战士们冲上前去，抱着连长遗体痛哭起来。有的战士抓起机枪猛烈向敌人扫射。各连的伤亡也比较严重。为此，营领导召开紧急会议，分析失利的原因，又重新组织配备了兵力，抓紧搞好武器弹药补给。全营指战员决心很大，异口同声表示：坚决完成这次攻坚任务，替牺牲的烈士们报仇！营长指示，将各连的炊事员、马伕等非战人员都编入战斗队。可是第二次攻坚又失利了，因敌人增加了兵力，全

营伤亡比第一次还要严重。正在组织的第三次攻坚任务，上级不准备给一营，因一营战斗减员过多，全营原来600多人，经两次攻坚只剩下200多人了，但全营指战员决心很大，斗志高昂，又向上级写了请战书，一营就是只剩下一兵一卒，也要坚决完成攻坚任务！经上级多次研究决定，又将这次攻坚任务交给了一营。全营调整了战斗力与武器弹药，所有的人员都临时编到了战斗队。在兄弟部队的配合下，第三次攻坚开始了。我们全营参加战斗的同志，化悲痛为力量，决心勇敢杀敌，为牺牲的同志报仇。战斗一开始打的非常激烈，这次兄弟部队的炮火打得敌人抬不起头。冲锋号声响了，营长黄庆昌、付营长盖新宇、教导员崔炳更冲锋在前，冲锋部队所向无敌，一举攻上了山头，将守在山上的敌人全歼，击毙了敌营长。

我们一营占领了高嘴坡以后，敌人在山下的旅、团几千人马乱了阵脚，东窜西跑。兄弟部队全体出动围攻，很快将张枫森旅全歼。我十七团活捉了敌团长王英冠，敌旅长张枫森狼狈逃窜。18日下午六时，战斗胜利结束。敌人在拐河镇抢我们的大量物资，全部截了回来，只逃跑了少数敌人。

我们一营在三次攻坚战斗中，虽然伤亡比较严重，但指战员们在战斗中表现出来的英勇杀敌、不怕牺牲精神，使人难以忘怀。一连长耿安祯，二连副指导员张雨亭（是我入党介绍人），三连副连长皮长顺，指导员古××（名字记不起来了），以上这几位连级干部，都是在这三次攻坚战斗冲锋在前，光荣牺牲的。排一级的干部，如三连排长史洪恩（中共党员），第一次攻坚时，他带领全排冲在全连最前头，与敌人展开肉搏战。全排几乎伤亡已尽，史洪恩同志也光荣牺牲

了。一连机枪班长张光银在第一次攻坚冲锋中挺身而出，托起一挺轻机枪猛向敌人阵地扫射，掩护部队前进，不幸中弹牺牲。二连步枪班长代尚福，在第二次冲锋时，为了掩护全班后撤，与敌人展开了肉搏战，一个对几个敌人，后因寡不敌众，光荣牺牲了。营部通讯员王玉杰每次战斗中，都机智、勇敢、灵活，在这次战斗中为了完成通讯联络任务，将首长的命令及时传达下去，途中被敌人截住，单身一人与敌人展开战斗，用冲锋枪打死了两三个敌人，最后子弹打光了，用石头与敌人搏斗，牺牲时年仅18岁。二连的一个叫小李的战士（名字记不起了），刚从敌方解放过来不到三个月的时间，经过诉苦运动，提高了阶级觉悟，明白了为谁打仗，为谁当兵的道理，在这次的战斗中表现出英勇顽强的杀敌精神。在第三次攻坚时，他单身一人冲入敌阵地，与敌激战，子弹打光了就用手榴弹。敌人涌上来时，他看见敌死尸上有手榴弹，抓起来向敌人投去，共投掷手榴弹四十多枚，打死打伤敌人十几个，敌营长就是小李击毙的，还缴获了五、六只步枪和几百发子弹，小李与敌人搏斗时几处受伤，坚持不下火线。敌人只注意小李了，我攻坚部队乘机攻上了山头，全歼守敌。这次战斗的胜利与小李英勇杀敌、转移敌人视线是分不开的。战斗总结时，大家一致认为小李应该报大功。营、团将小李的事迹印成通报宣传表扬，并记大功一次。

使人难忘的是，当地的广大群众冒着生命危险积极支援战斗。在那炎热的夏天，群众自发的给人民子弟兵烧水，做饭、抬伤员，亲如一家，大大鼓舞了部队的士气。

刘村镇高嘴坡攻坚战胜利结束后，缴获了很多胜利品，如美制普普式山炮、迫击炮、六0炮、轻重机枪以及各种长短

步枪等，大大的鼓舞了全团指战员的斗志。经上级同意批准，我们一营一连用这次缴获美式装备武装了一个排。在旅的战斗小报上还登文介绍了高嘴坡战斗的胜利喜讯。纵队机关专门发通报表扬了我们参战部队。

这一仗是1948年在豫西南出名的一次战斗，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和兵力部署。从此大部分敌人龟缩到郑州、洛阳城内不敢轻易出来。群众积极性也高涨了，大大有利于我们工作的开展。

责任编辑：艾廷和

1985年5月30日

注：

作者于川，现年67岁，原籍山东省夏津县田庄乡东张大队。现在四川省内江地区资阳县已离职休养。当年在刘邓大军二纵队六旅十六团一营营部担任书记，负责文字与战后的统计工作。

新华社对高嘴坡战斗的一篇报道

新华社中原14日电：题《我国歼偷袭南召敌兵经过，毙伤俘敌团长以下两千余名》

久困于南阳之敌整九师 所属76旅，于7月13日 由新任该旅旅长张桐森，亲率旅直属山炮连、运输连、特务连、该旅第二二八团及方城保安等部，由南阳冒险北犯，窜扰于方城、南召一带。解放军某部随即跟踪歼其一部，并于18日下午迂回截击，将窜敌全部包围于南召西南四十里之刘村镇附近之高嘴坡东面柿园、刘家沟等三个狭小村庄内。当日下午六时，即发起总攻，经一小时激战，将窜敌全部歼灭。共计毙敌580余名，俘敌二二八团上校团长王英冠以下官兵1520余名，缴获美式山炮两门、迫击炮三门、六零炮十五门、轻重机枪88挺、长短枪871支。

摘自《豫西日报》1943年7月载

南召店会议与“牵”牛作战计划

艾廷和 齐景科整理

1947年11月8日，陈赓兵团在云阳镇东北隅南召店召开前委扩大会议，研究如何执行中央关于开辟伏牛山以东、平汉铁路以西根据地的指示，以及如何处置紧紧尾追的国民党李铁军兵团问题。这是一次在行军途中召开的紧急会议。部队正在紧张开进，陈赓和部队一边走一边发出开会通知。首长们都是在接到通知后骑马赶到南召店来的。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四纵司令员陈赓、副司令员韩钧、政治委员谢富治及所属四个旅的旅长；九纵司令员秦基伟，付司令员黄新友、政治委员黄镇及所属三个旅的旅长等。陈赓以前委书记主持会议。

会议首先分析了军事斗争形势。李铁军带着整三师、第二十师、第一二四旅等部共七个整旅的美械装备部队，气势汹汹地扑了过来。对尾追部队应该采取什么方针，打，还是不打？必须当机立断，马上决定。会上，个别同志主张，立即歼灭这股敌人，才有可能在豫西立足，否则只有把部队拉向西面，到伏牛山的“牛背”上去建立根据地。陈赓不同意这种意见，他指出：“这个主张既违背了毛主席不打无把握之仗的指示，又过分地估计了困难，实际上是右倾思想的反映。因为这时我们能够集中作战的兵力不过五个旅，又在新区，

并无立即歼灭这股敌人的把握。但是，我们却能扯散它、消耗它，而当它被扯散、消耗了以后，就能集中优势兵力乘机各个歼灭。”陈赓司令员的这一正确主张，深得秦基伟等与会多数首长的赞同。

会议争论很激烈。敌人越来越近，已经逼至鲁山，但会议结束不了。这时，陈赓“忙里偷闲”，亲自打电话给四纵联络部，叫把在郟县俘虏的敌第十五师师长武廷麟、副师长姚北辰、杨天明带到南召店来。陈赓见到他们，开头先交待我军的政策，加以劝慰，随后详细询问他们部队的情况和李铁军第五兵团的情况，敌人此来的意图，可能采取的行动，以及他们对于这些问题的看法。武庭麟等人当时还是比较老实地讲述了他们所知道的情况和对敌人的动向的看法。他们的供述，同我们所掌握的情况和所作的判断基本是相符的。于是，会议最后决定由第九纵队政治委员黄镇、副司令员黄新友率第二十五旅，并统一指挥第四纵队的第十三旅，伪装为全部主力部队，向宛西挺进，斩断西（峡口）荆（紫关）公路，威胁南阳，放长线钩大鱼，牵着李铁军兵团主力西向镇平、内乡、西峡，将其牵进伏牛山麓地，把这头“大牛”拖疲拖瘦。十三旅并负责组建豫陕鄂第六分区，剿灭敌人地方团队，把以李清店为中心的根据地建立起来，策应陕南部队开展地方工作。我军主力部队则改为向北、向东沿平汉铁路西侧展开。由第九纵队司令员秦基伟率第二十六、二十七旅北返，向鲁山、宝丰地区敌后展开，相机攻占郟县、禹县，横扫该地土顽股匪，组建第五军区；以第四纵队的第十旅位于方城、叶县，十一旅位于泌阳、唐河地区；隐蔽待机，一旅并负责组建第七军区。这样周密部署，既可以把我军主力

隐蔽起来，主动筹建豫西根据地，策应刘邓大军在大别山的斗争，又能够在把李铁军兵团拖垮后，将其一举歼灭。

南召店会议上作出的这一重要战略决定，经呈报中央后立即得到批准，并迅速开始实施——这就是后来被称为解放战争中有名的“豫西牵牛”之战。

南召店会议开完后，翌日黄昏，部队便从南召出发了，“牵牛”作战这出戏就此揭开了序幕。兵团主力都按照命令马上行动。二十五旅奔袭南阳以西的石佛寺，十三旅南下镇平方向。当李铁军兵团气势汹汹地扑来的时候，我军已在一夜之间分散前进了。

担负“牵牛”任务的部队，在等待敌人迫近南召以后，于11月14日由李青店出发，沿着南召城（今云阳镇）、刘村镇、大石桥向镇平方向前进。途中，为了造成声势，诱敌紧跟，部队分成许多路，浩浩荡荡地展开，构成一幅宽大的扇面向前推进。大路小路，到处都是喧嚷的队伍。到了夜间，为了暴露目标，一反夜行军不准讲话的惯例，可以引吭高歌，放声说话。可是，直到午夜，部队离开南召已走出四十多里，后面还未发现敌人的踪影。这时，陈康旅长命令部队驻下等待，并且派出一支部队，专门绕路返回到已经走过的村庄宿营，还在沿途大小村庄全部号上房子。部队一驻下来，马上动手修锅台，连里修，排里修，班里修，做饭的做饭，烧水的烧水，不做饭烧水的也烧上一堆火。

第二天，驻地老乡就到处传扬开了。有的说：“老八路过来啦，光骡子、马就过了半夜！”有的讲：“我们村夜里住了好几千，村口路边修的尽是锅台。”就这样，一传十，十传百，越传越快，越传越远，越传越神。

这天下午，部队进了刘村镇。刚收拾了当地一小撮土

顽，一个侦察员兴冲冲地跑来向陈康报告说：“旅长，敌人来啦！”陈康高兴地跑到山上，拿起望远镜一看，果然，敌人象一串黄蚂蚁，正沿着山沟往这里爬。不一会，山下传来一片枪声，我们的后卫部队和敌人打起来了。这时，陈康松了一口气，心想：这条“牛”的鼻子总算给穿上了。他给后卫部队作了一番交待，遂命令部队继续前进。战士们知道“牛”跟上来了，情绪立该活跃起来。

大家正在高兴，情况却又有了变化。当天晚上，部队刚进到大石桥，侦察员又赶来报告陈康：敌人在刘村镇吃了顿饭，马上缩回去了。

过了一天，敌人依然没有跟上来。

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李铁军率领第五兵团七个旅尾我南下，在临汝、郑县、宝丰及南召数次扑空后，徘徊不前。李铁军是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素知陈赓这位“同窗”的厉害（据他的参谋长李英才被俘后供称：李铁军同他在军中提到陈赓将军的时候，一直称作“陈大哥”）。他在敌军将领中是老资格，为人狡黠，用兵谨慎。在这次南下途中，一直在处心积虑地打探我军的虚实，地面、空中的侦察活动不断。打探结果，只有正在大张旗鼓西进的这支牵牛部队，被他侦知去向，他仍按住主力不动，只派一个旅远远地来盯梢。这个旅一赶上来，只见东一个箭头，西一箭头，到处是我们的路标，岔来岔去，又见沿路各村我军使用的锅台多得无数，弄不清楚我们究竟过了多少部队，加之在刘村镇又挨了我军的一顿痛打，便断定我主力在此，慌忙回去报信。然而李铁军仍未遽然相信，又派出谍报人员四出活动，打探我军虚实。

得知这些情况，陈康非常着急。因为这时我兵团主力正

向方城、叶县一带移动，如果不迅速把敌人牵走，时日迁延，让他们识破我们的意图，事情就不好办了。下一步，一定得把这个目前还在举棋不定的李铁军牵到预定的这条路线上来。陈康一面报告陈赓，一面连夜召集会议，进一步研究迷惑和引诱敌人的办法。

第二天，陈康还在着急的时候，接到陈赓发来的电报，坚决打下镇平。镇平是通往内乡、西峡口的孔道，拿下镇平县城，南阳的背后就受到威胁，只要镇平一打响，李铁军定会硬着头皮闯过来“救援”。

陈康看过电报，仔细琢磨，越发觉得陈赓对敌人的情况洞若观火。“请将”不如“激将”，这一着正打中了李铁军指挥上的弱点，定然会使他就范。于是马上行动，11月16日夜里就迅速包围了镇平县城，大造攻城声势。

围城以后，部队就拉开了架势，布置火力。这时候，十三旅有几门山炮，但炮弹不多，一般是舍不得轻易用的。这一次，却把山炮和各团各种口径的火炮，全部集中起来显示威力。次日拂晓，集中在城周围的几十个司号员，一同吹起冲锋号，接着便是震天动地的炮火急袭。排山倒海的炮火，炸垮了城垛，摧毁了碉堡，掀掉了城楼，给敌人带来毁灭性的打击。城里的守敌，被炮火轰击得魂飞魄散，惊恐万状。截听敌人报话的侦察员，这时跑来向陈康报告说：城里敌人正在声嘶力竭地向李铁军求救，他们说：“共军主力围攻镇平，几百门大炮正向城上轰击，万望火速增援……。”听到这里，陈康和周围的人全部忍不住大笑起来。

战斗进行得异常顺利。天明，我军攻占镇平，捉了1000多名俘虏，缴获了大量的武器、弹药和粮食。与此

同时，向守芝旅长率领第二十五旅占领了石佛寺。

果然不出陈赓的预料，这一仗使李铁军终于中计。当我攻城部队刚打开粮仓，把粮食分给群众，宣传队、民运组的同志们才开始到大街小巷向群众进行宣传时，陈赓已经发来电报：李铁军的主力部队整三师正在急急忙忙向镇平赶来。但是，当敌人气急败坏地赶到镇平城下的时候，我们的部队已经补充了弹药，吃饱了饭，睡足了觉，又浩浩荡荡地西进了。

这样，李铁军兵团这条“牛”终于被牵着鼻子西进。敌人被引入迷魂阵中，还以为我们害怕它。李铁军用报话机指挥部队行动的时候，都用明语讲话。他曾非常嚣张地说：

“我知道陈赓会听到我讲的话，他听到也没有办法，我一定要追击，歼灭他的部队。”国民党的造谣公司中央社也吹牛皮说：“已经把陈赓主力追入大山中去了。”这个时候，部队里传出一首快板：“李铁军，大笨虫，昏头昏脑判军情。我军打下镇平县，消息传到他耳中。拍桌子，打板凳，气得双眼发了红，指手划脚下命令。明明上了咱的当，他在那里还呈‘能’！”

从此，敌人就紧紧地尾随着“牵牛”部队。差不多每天都是这样：十三旅等部队在前面牵，整三师在后面跟。

我们的“牵牛”部队并不怎么轻松。因为既要想办法牵上“牛”，又不能让“牛”咬住，所以常常是米刚刚下锅就要前进，背包刚刚解开，又要出发。特别是后卫部队尤其艰苦，一天不知道要和敌人打多少仗。有时即使一枪不发，也要大量修筑工事留给敌人“看”。但战士们都知道这一行动的重大意义，因而始终情绪饱满，信心十足。

敌人的处境更加艰难得多。他们整天上气不接下气地跟在后面，我军说走，他不敢休息，我军一停，他就得赶快拉开“进击”架势。敌人部队臃肿，辎重累赘，一天赶个两头黑，走不了三、五十里，还累得一个个龇牙咧嘴，脚酸腿软。夜晚，刚要伸伸腿，缓缓气，又被我军的小部队不断袭扰，一夜数惊。这样，敌人被弄得昼夜不安，疲于奔命，越来越狼狈，一天天跟不上队了。

为把“牛”牵的紧些，让它跑的更快，11月19日，陈赓又打电报来，命令部队奔袭内乡。当天夜里，我军就将内乡县城包围。这个时候，我十三旅与二十五旅已经会合，二十五旅担任主攻，十三旅以炮火支援。这一夜，我军的炮火急袭，比攻打镇平更为猛烈。不到天亮，外围据点便被扫清。但我军并未向城里发起冲锋，只是和敌人时打时停地相持着。

内乡敌人向李铁军频频告急，整三师的牛性发作，兴冲冲地扑了过来。敌人越来越近，和内乡的距离逐渐缩短：四十里，三十里，二十里……到20日下午3点多钟，本来已被吓破了胆的敌人，突然活跃起来，甚至逼迫老乡们到城墙上向我们喊话，说我军已经“被包围了”，声称要我军“投降”。有些战士气鼓鼓的，有的干部也要求下令攻城。可是一经提醒，这些同志的怒气就烟消云散了，马上拉紧“牵牛”的“缰绳”前进。

果然，我军刚刚转移，整三师先头部队的炮弹就从湍河那边打过来了。

敌人洋洋得意地紧跟上来，他们跑得急，我军牵得快，转眼又把敌人牵到了赤眉镇。赤眉镇是由内乡通往伏牛山深